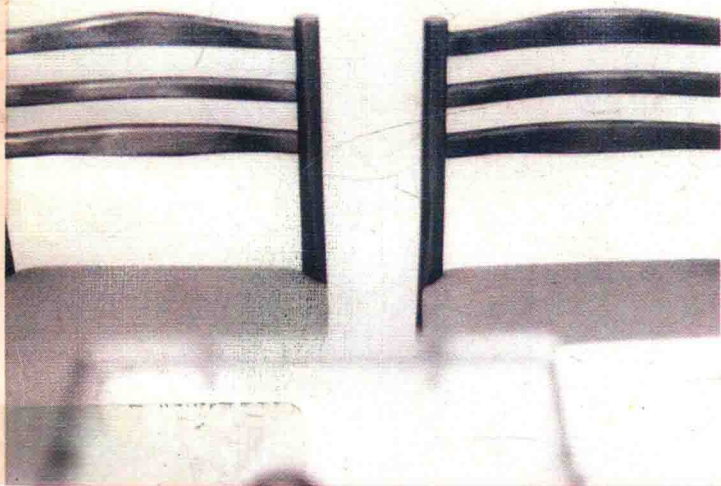


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



FAGUOERSHISHIJI
WENXUECONGSHU

人世之歌



让·吉奥诺 著 罗国林译

南
京
大
学
南
京
大
学



人世之歌

让·吉奥诺 著 罗国林译

F · 20
丛 书

柳鸣九 主编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 04 号

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

人世之歌 [法]让·吉奥诺著 罗国林译

责任编辑:徐海燕 装帧设计:丁 明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 381 号) 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安徽新华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6

印张:10 $\frac{2}{9}$

插页:2

字数:183,000

版次: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193-6/I·1094

定价:7.2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译本序

罗国林

让·吉奥诺，这位几乎终生没有离开村镇马诺斯克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家，有着自然、纯朴、热情的性格和极其丰富、活跃的想象力。他在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，头脑里往往不断涌现出种种新的构思和新的题目。这样，刚刚开了头或者已经写了相当一部分的作品，不得不放弃，而按新的构思另起炉灶，而最终完成的作品，也往往与他在动手之前和创作之中的设想相距甚远。《人世之歌》的创作过程，就是典型的一例。

根据吉奥诺本人的说法，这部作品开始创作是在1931年第四季度^①。当时的那部小说，是写一群孩子或一群农民的故事，或者两者并有。到了1932年6月9日，他重新开始写这部书，“这次的构思在范围上更广一些，在程度上更深一些。如果这次我

① 吉奥诺1931年11月7日给让·盖埃诺的信。

写成功了，这几位伙计（指书商）会为一部好作品打破头的。”^① 是年12月25日之前，已经写了一百六十七页。可惜，此后不久，一次他外出时，手稿神秘地被窃。这件事，是吉奥诺亲口告诉他的朋友、评论家皮埃尔·西特隆的^② 但是，吉奥诺并没有因此气馁，反而受到了激励。1932年12月31日，他在给吕西安·雅克的信中写道：“我已经准备好继续写作开始已久的《人世之歌》。目前看来，它可能包括以下几卷：《河流》（就是我开始写的这卷）、《高原上的野兽》、《海产》、《金色的牧场》，可能还会写其他两三卷，已经全部在我脑子里了。我觉得，如果上帝给我二十双手、二十枝笔，再给我一吨纸和二百升墨水，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让人来打扰我，那么不出三个月，我就能全部写完。”在同一封信里，他又说：“我想可能要写两部《人世之歌》。”与此同时，他在《巴黎激进新闻》报上连续发表文章，为《人世之歌》的问世作舆论准备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篇，就是以《人世之歌》作为标题，阐述了他创作这部作品的指导思想。此文后来收集在他的散文集子《世态炎凉》里。1933年2月8日，他在给让·盖埃诺的信中则说：“我已开始写作长篇小说《人世之歌》。它将包括好几卷。第一卷

① 吉奥诺1932年7月10日致吕西安·雅克的信。

② 见《七星文库》第1261页。

题为《河流》(或《红头发的李生仔》)。我尽量把它写成一部像北欧传奇那样的农民连载小说,一个充满曲折和奇遇的故事,具有人类的气息、战争的场面、阵阵温情和大好风光。”1933年2月×日,他在给吕西安·雅克的信中又说:“我1月3日开始写作《人世之歌》第一卷《红头发的李生仔》以来,已经完成了一百一十页,最后可能会达三百七十页到四百页。到目前为止,我很满意。你会发现这是一部全新的小说……可以说像北欧传奇,像一部踏着农民的步伐、史诗般的连载小说。我写了痛苦、爱情和人世,也有冷冰冰的人和像人体内脏一样充满活力、深藏不露的东西。当然,我想写的远不止这些。我在这种繁重的工作中得到了乐趣。《人世之歌》准备写四卷:1.《红头发的李生仔》;2.《高原上的野兽》;3.《天公的力量》;4.《苦涩的岩石》。”1933年4月2日,他在给让·盖埃诺的信中还说:“《人世之歌》有所进展,第一卷第一部分已经写完,但刚刚进入主题的重要部分……对第二卷和两三年后要完成的东西,我已有所考虑。我始终需要让自己意识到我在完成一部重要作品。”

这些资料说明:第一,吉奥诺极为重视《人世之歌》这部作品,把它当作一部“重要作品”来完成;第二,在创作《人世之歌》的过程中,吉奥诺的思想始终处于活跃的、动荡不定的状态,充满强烈的创作欲望

和创作激情,致使他几易其稿,直到1932年底,《人世之歌》的构思才基本定型,但也仅仅是作为计划中的第一卷。这一卷于1933年9月在瓦洛布他表姐安托瓦内特·菲奥里奥家完稿,1934年出版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《人世之歌》;第三,吉奥诺当时强烈渴望创作描绘宏伟画卷的多卷本长篇小说。他多次提出把《人世之歌》写成四卷或四卷以上的计划,甚至在《人世之歌》出版之后,1935年他还为这部作品设想了一组标题:1.《红头发的孪生仔》;2.《克莱尔庄园》;3.《莫德鲁》;4.《大地的形成》。他打算在这四卷完成之后,再写四卷,只不过没有拟出标题。不仅《人世之歌》是这样,《蓝老让》他也曾打算写成四卷。然而,或许因为生活积累还不够充分,或许因为头脑里题材太多,都急于写出来而无法专注于多卷本巨著的创作,他的设想没有付诸笔墨,《人世之歌》和《蓝老让》都以一卷告终。吉奥诺描绘宏伟画卷的夙愿,直到五十年代以《屋顶上的轻骑兵》为代表的“轻骑兵史诗”系列问世,才得以实现。

《人世之歌》是一部以山川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,人物及人物活动的描写,完全融汇,甚至淹没在山川的描写之中。这是这部作品的基本特色。吉奥诺说:“以我观之,现时的全部作品,给予平平庸庸的人类的位置太过突出,而对世间山河这类奇伟居民的脉搏跳动,却基本上忽略了,使我们感觉不到。”

“我深知，要创作没有人的小说是不大可能的，既然世间存在人。问题是，应该给予人恰当的地位，不应该将之作为宇宙万物的中心；人不应该睥睨一切。须知，一座山不仅是以其高和大而存在着，她也有重量，有气味，有动作，有魅力，有语言，有情感；一条河也是一个人，自有其喜怒哀乐，自有其爱情、力量、灵魂和病痛，并且渴求冒险的经历；溪涧、水泉都是人，也会恋爱，也会骗人，会撒谎，会背信弃义，她们袅娜多姿，以水草和苔藓为裳；森林会呼吸；田园、荒野、丘陵、海滩、大洋、山谷、常常受雷电轰击的峭拔的山峰、自创世纪以来山风就在其面前撞得粉身碎骨的傲岸的悬崖绝壁，凡此一切，绝非仅仅我们可以一饱眼福的景致，他们是聚族而居的人。”^① 在《人世之歌》里，安多尼奥生活的大河、马特罗居住的森林，以及秋雨、冬雪、春水，等等，都不是人物的陪衬，不是作品的点缀，而是作品中的主人公；作者不仅描绘了它们瑰丽多姿的外貌，而且表现了它们的习惯、情感、性格和心理状态。吉奥诺强调说：“我认为，作家们应该洞悉、热爱、理解或憎恶人类生活的环境、人类周围的世界，正如作家们为了描写人，而力求了解他们，对他们衷心热爱或深恶痛绝一样。”^②

① 见吉奥诺的散文集《世态炎凉》：《人世之歌》。

② 同前。

然而,《人世之歌》突出山川的描写和歌颂,并没有忽略人物的刻画和塑造。作品中的安多尼奥、马特罗、红头发贝松、茹妮、杜桑、克拉拉、莫德鲁、吉纳,甚至路边大妈等人物,都有着鲜明的个性,都写得栩栩如生。只不过,作为人,他们不是大自然的主宰,而是与他们的河流、森林、牧场生活在一起,与它们同呼吸,共命运,他们的思想感情、他们的生活习惯、他们的喜怒哀乐、他们的向往追求、他们的天赋个性,都与它们息息相关,深深打上了它们的烙印。他们都是像大自然一样纯朴的人。关于人的描写和人在作品中应占的地位,吉奥诺曾经写道:“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写人,而应该揭示人的本来面貌,即塑造出被客观世界的芬芳、魅力和歌声所渗透、熏陶,因而实实在在,光辉夺目的人物……我们不应该把人物孤立起来,人不是孤立的,大地的面貌镌刻在人的心里。”^①

人与大自然相互依存,和谐相处,正是吉奥诺理想的人世。这样的人世充满无限生机,充满幸福、欢乐和爱情;这样的人世有着像桃花春汛带来的春天那样美好的未来。《人世之歌》,正是这个美好、理想的人世的颂歌。当然,这个美好、理想人世的实现,也要经过磨难,经过斗争,正如安多尼奥和克拉拉、

① 见吉奥诺的散文集《世态炎凉》:《人世之歌》。

贝松和吉纳的爱情经历了磨难和斗争一样，而写出《人世之歌》这样一部小说的作家，正如让·吉奥诺自己所说：“必须有全新的视觉、听觉和触觉，作家本人一定得饱尝人生的创伤、摔打和磨难，从而渴望听到人世唱出的催眠曲。”^①

1992年5月于广州

^① 见吉奥诺的散文集《世态炎凉》：《人世之歌》。

目 次

译本序 罗国林

人世之歌 1

作者简介 肖 菲

人 世 之 歌

人册子

上 集

—

夜。一条大河穿过林莽，滚滚奔腾。安多尼奥走到河心的柴岛尽头。岛的一边是锦缎般平柔的深水湾，另一边是狮吼不歇的险滩激流。安多尼奥伸手扶着一棵橡树，树干的任何细微颤抖他都感觉得到。这是一棵老橡树，树干比山里一个壮汉的腰围还粗。它挺立在小岛的尽头，恰好迎着激流奔来的方向，根部已有一半暴露在水面上。

“行吗？”安多尼奥问道。

橡树不停地抖动着。

“不。”安多尼奥自己回答，“看样子还不行。”

他用粗大的手轻轻抚摩着树干。

那边，远处的山谷里，夜鸟不能安歇，飞过来谛听河里的水声。它们像一片片静静飘洒的雪花，无声无息地从河上滑翔过去，一闻到久已没闻到过的苔藓味，又拚命地拍着翅膀飞过来，然后一齐扎进白

蜡树丛，宛似有人向水中撒下一张鱼网。今年一入秋，这条大河附近就散发出陈腐的苔藓味。

河对岸有人呼叫：

“安多尼奥！”

安多尼奥侧耳一听，问道：

“是你吗，马特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有事找你。”

“原来的浅滩不能过了。”安多尼奥大声说。

“我骑在木头上过去。”马特罗说。

安多尼奥听见一大段木头扑通一声推进了水里。

“他可能快到柳丛边了。”安多尼奥心里估摸着，“最近河滩上冲刷出了一道水湾，水浩浩荡荡流到那个方向去了。”

“喂！”马特罗叫了一声。

声音到人也到了。

“水好急啊！”马特罗说，“骑在木头上，脚根本碰不到河底。当心啊，这两天河水涨了不少。”

“对。”安多尼奥说，“特别是底下的水流得猛。你听。”

他抓住马特罗的胳膊。两个人凝神谛听。

水下面，像有一群牲口在狂奔。

“过河的浅滩位置一直在变。”安多尼奥说，“你快上来暖和一下吧。”

“听我说，”马特罗站在原地没有动，“我的事火烧眉毛。今天你观察水位了吗？”

“观察了，昨天也观察了一天。”

“是观察主河道那边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看见有我的树漂流下去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肯定没有？”

“肯定没有。”

“看见了就告诉我，安多尼奥。我这把年纪了，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办。你要是看见了，可不要说没有看见啊。”

“我的确没看见。”

“是一段一段的杉树，上面打着十字记号。我总是叫他们把树干的四周都打上记号的，即使树干在滚动的时候也分辨得出来。你压根儿没看见过？”

“压根儿没看见过。”

两个人默默地呆了一会儿。

“你有干爽烟草吗？”马特罗问。

“有。”安多尼奥回答。

他从身上掏出烟草，说：

“我的手在这儿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你面前。”

马特罗接过烟草。

“你刚才问这些，倒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安多尼奥问。

“我那个红头发的双胞胎儿子好久没有音信了。”马特罗回答。

“多久了？”

“他走后就一直没有音讯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七月中旬。”

“他本来该去多长时间？”

“充其量两个月就够了。”

“如果是你去恐怕两个月够了。”

“他去两个月也够了。”马特罗说，“这孩子我是了解的。我之所以不放心，只因为他是他儿子。他干起活来那股利索劲我是晓得的。这次他的任务是去砍伐五十棵杉树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雷拜崖。过了峡口还有五天路程。他要把砍好的树扎成一个木筏，然后从河里漂流下来。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事。”

“莫非……”安多尼奥说了两个字，又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，改口问道：

“你的烟斗装好了吗？把烟草递给我。”

“我的手在这儿。”马特罗说。